

兩朝憲章錄

六

兩朝憲章錄

卷六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乙亥朔上不御殿乙未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
工各一萬兩發劉籌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
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
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二月甲寅禮科給事
中辛自修言平易惛幅之吏投之以盤錯則事廢而民多
玩揮霍卓越之才當之以安靜則更張而民必擾故銓才
要矣而量地尤急焉即如近歲考察大名府屬以譴去者

居十之一而順天府屬居十之五。豈輦轂之地盡為匪人而畿甸之一隅獨賢良若是多哉。今宜分別議處。若銓選時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其易。若考績時必於難者求之恕。而於易者責之詳。若推陞時必使難者無淹滯之嘆。而易者有循階之久。若黜罰時則必易者必盡其法。而於難者量原其故。庶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無不可用之人矣。疏入。吏部請行撫按官先據此以行舉劾。而部中就此以斟酌進退之。詔可。閏二月甲申京師雨雹。丁亥周府宗室違制多買田宅濫受投獻者。河南巡按胡堯臣以聞。詔各王府於邸第之外不得私置房宅。

其貧民賣田王府者先將田糧數目及佃戶姓名報官一體編造者以投獻論。二月辛酉審熱法司繫獄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戌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束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例。束妻張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束年長無子為娶一妾未及到京會天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恩曠蕩臣願代之繫獄暫令臣夫送父終年仍反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四月戊子福建巡撫譚綸

以寇平請終喪許之。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柳。五

月壬寅朔日食。甲寅金星晝見。乙卯上夜坐庭中。

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上表賀。上各手詔答之。六月

丁酉京師重城成。七月乙未以右諭德張居正充裕

府講官。禮科給事中辛自脩劾總督戎政顧寰不能開

誠布公。動多顧忌。協理僉都李燧心疑氣沮。展布終難。乞

勅寰洗心滌慮。勅吏部將燧酌議別用。速舉素知兵事者

以代。上然之。陞浙江巡撫趙炳然為兵部尚書代燧。

致仕吏部尚書夏邦謨卒。邦謨涪州人。均江南賦役。丹陽

民允德之。為立生祠。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八月庚午。兵部奉旨集議京營實政。其畧言。祖宗設營兵於京師。以

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歲變生倉猝。請調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措。從之則慮其剝膚。不從則橫生口語。宜及今防秋之期。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操練之實。言主將入營。近舉合操。未暇分練。宜令總閱之餘。諸將自練。二核戰守之實。言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於東北用八枝。西方用二枝。去京城一二里為營。其戰兵六枝。屯城四隅。惟叅佐二枝。許聽近京急調。三核將領之

實言。諸將不和。性性心口異狀。是非蜂起。宜重繩以法。四核軍士之實。言兵在善練。亦在善選。固有選時強壯而練時衰病者。宜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五核議論之實。六核火器之實。七核兵車之實。八核城守之實。九核弭壓之實。十核哨探之實。皆言不時脩理戰具。分部伍卒。以為城守策應。傾報之用。詔務實舉行。九月丁未。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

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自兵興以來。未入於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為催徵之舉。不知瘡痍未起。蕪穢未闢。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敲之盜也。今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已丑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大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用。人得揣摩。而浮議甚。

多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于是禮部復以初議不便白。上罷之。十一月辛丑。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視上江。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嚴世蕃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羅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蚤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乙丑。吏科都給事中趙灼條陳考察四事。一定取舍。言用時小宰計羣吏之治。以廉為本。今考察時。必使操持清白者雖過。必容貪墨有聲者。雖才必黜。則廉吏勸矣。

二酌降調言調以處偏才降以懲有過今漫無差別宜分
為二等才不任繁者調舉動乖遠而貪肆未著者降則劑
量適均而人才亦曲全矣三破常格言宜以功能為殿最
以賢否為去留即一郡而數人勿以為苛或數郡而一人
勿以為縱四抑浮言謂凡告訐者勿得受理即事狀具結
須亟為窮治嚴反坐之法不得為先入者所欺詔從之
十二月壬申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所奏多訛切楊博且言
方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疏瀹澡雪以清吏治惟兵
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
其咎必有所歸博聞之甚不平乃執奏乞罷歸思過上

詔留之已而禮科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宜末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謬謬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為之悻悻不平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語蓋侵博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春正月己亥朔上不御殿丁未景王薨乙丑兵科給事中邢守庭言今之邊務猶有積弊未除者一運籌未盡周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河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彼以輕騎竟犯廣寧此聲擊靡定可鑒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不忌

寒沍不避草枯此衝突無時可鑒也在我當多方戒嚴勿以張疑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徭北則勿從弭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夷之傳言難據庶懲前慮後則猾虜可破一報功未盡實假為贊畫報效者以虜人為奇貨以謀級為要津憑藉虎威大張鴟吻見軍民獲首虜者即攫為己物且揚揚然受賞叙矣不惟錄及其身而且帶有家丁亦蒙重賞使忠義解體職此之故宜試驗武藝韜畧而去留之本兵亦不得徇情咨送庶登報皆真人思用命上嘉納之二月丁卯蘇松巡按溫如璋言蘇松四府自嘉靖十六年以後加派各項錢糧至四十七

萬八千餘兩。而工部料銀。不在此數。乞裁減以復舊額。事下戶部言。本部會派錢糧。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蠟菜品之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餘兩。今如璋所奏。乃至四十七萬有奇。不啻百倍。中間必有虛捏詭派等情。宜行撫按。逐件查明。併將各處實徵錢糧文冊。不拘本部通行造冊。以憑稽考。二月戊辰。吏部尚書嚴訥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乃創立做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憚其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墮墮。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

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司如王興宗者。臣亦欲倣此意。問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咄也。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清時盛治。裨益不小。

臣按邇來專重甲科。而蔑視佐貳。甲科出身者。以其扶植之衆。縱恣貪淫。十常五六。而撫按惜之。舉者多。劾者少。吏部因之。益長桀傲佐貳之官。自揣不能上進。即有奇績。輒為所掩。以故吏治無一稱良。而蒸黎受困。嚴訥間行此例。則凡卑薄者。必思所以自奮。以冀超擢矣。孰肯甘為人下乎。此誠得太祖之家法。

而近世掌銓衡者多未喻也。

丙辰賜貢士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所得周子義、詹仰庇、陳文燭、傅孟春。辛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上令從公鞠訊。具以實聞。於是黃光昇等復勘言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証。請正典刑以紓天下之憤。得旨。世蕃、羅龍文即時處斬。所盜用有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入官。

臣按史臣曰：世蕃一兇罔監子耳。濁亂朝政。因其父嵩得政日久。盜弄威福。乃至罄國帑竭民膏而不足以滿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其

罪狀宜坐姦黨之條。豈謂無可殺之罪哉。乃潤䟽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噫。謀逆謀叛事之有無不可知。而姦黨正律則無所辭。雖然。不如是則不得即時處斬。而快天下人心之萬一也。

四月己卯。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淑浦縣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蓋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從近例也。